

維納絲与阿童妮

文化工作社 世界文學譯叢

莎 士 比 亞 著
方 平 譯

維納絲與阿童妮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



世界文學譯叢

維納絲與阿童妮

Venus and Adonis

原 著 者 William Shakespeare

翻 譯 者 方 平

出 版 者 文 化 工 作 社

上海北京東路 713 弄 520 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

總 經 售

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有 版 權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初版

編號維(185)印數0001-2500



文化工作社

世界文學譯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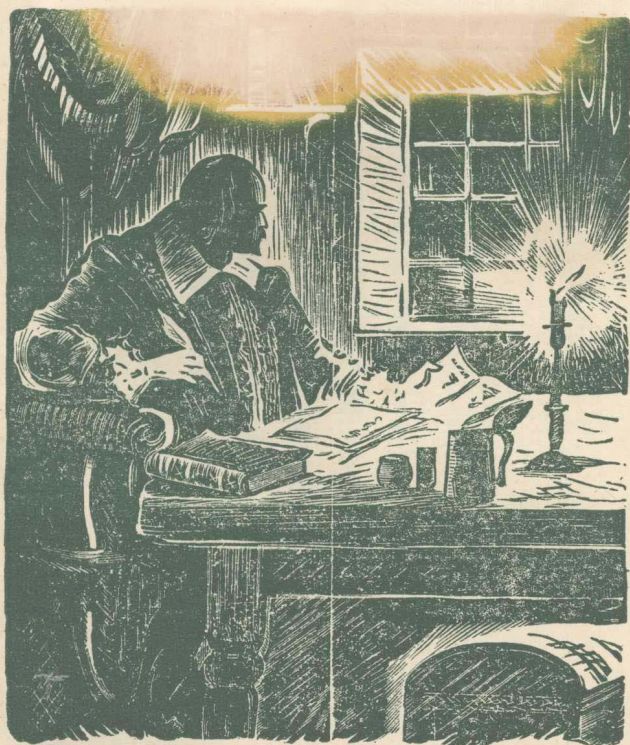
— 42 —

維納絲與阿童妮

莎士比亞著 方平譯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印行





Willia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亞像和他底簽名式

商華雅霍夫斯基木刻

弔阿童妮

——譯莎士比亞長詩維納絲與阿童妮後作——

『你是往哪里跑，可愛的人，

這樣的清早，又這樣地緊要？

你是想找個遊伴？那讓我來吧，

我教你從早玩到晚，把時光都忘掉！』

從玫瑰樹旁邊送來了

一個招引的微笑和張開的雙臂，

張開來攔住了你，不讓你

扭轉頭望向遠方的草野和清溪。

「比紅玫瑰更惹人愛的花朵，

誰能歡喜你像我喜愛得心都疼！

誰配玩賞你除了舉世驚羨的我！」

那火熱的喘息刺着你羞紅的腮幫，

那豐柔的臂膊纏住了你底頸項，

那一頭鬋髮，全棲繞在你身上，

千絲萬縷，教你再想不起

林子裏有強勁的風、清幽的香。

「聽我說，好一個明理懂事的孩子，

林子裏全是些啥？毒蛇、猛獸、鶯鶯！

我捨不得你，這樣嬌嫩的生命

去冒這樣大的危險——白白地給犧牲！」

她那白玉似的鼻子忽然抽搐起來，

像爬進了幾十條蠕動的毛蟲；

她底眼皮，像從沸鍋上揭開的熱蓋——

一下子就有那麼些淚珠滾下來！

還編串着比淚珠更圓潤的聲音——

『聽我底忠告，我底小鹿，我底黃鶯，

我那胸脯才是你底安樂窠，

這里沒有風雨和冰霜，

這里永不知道什麼叫飢饉！』

就像餵給你一串甜膩膩的櫻桃，

她讓鮮紅的嘴唇來證實自己底誇耀。

『不，我不要你親，也不要你來抱我，

也不愛你咕嚕咕嚕跟我膩煩；

我知道我自己喜愛的是什麼——

什麼才值得我和我同伴們底愛——

你撅起了嘴，你扭轉了頭，

從溫柔的懷抱裏，掙扎着衝出來，

衝出來追求那渾身刺毛的野豬去，

撒下花言巧語的維納絲空自高嚷着：

『回來吧，少年郎，狠心的少年郎！』

空攤着雙手，像一頭未滿足的餓狼。

*

*

*

有一天，林子裏的樹木

在原野的勁風裏長得更堅實挺秀了，

青春的花朵，在陽光底照耀下，

鮮艷得像火一般在燃燒；

你，還有跟你一起長大的弟兄們，
是不是追逐着一個目標，

更高更遠，更專注熱烈，

沒有誰可以阻撓那堅決的追求——

就像你曾經趕着馬，舉起標鎗，

射獵奔逃在你面前的野豬？

當誘惑，在半途裏閃出來，跟你糾纏，

偎貼在你寬坦飽滿的胸膛，

你，跳動着一顆強烈感受的心，

一樣決絕地擺脫了那豐柔，那溫香，

和它渾身的金屬在閃閃發光；

決絕地，全不容情地踢開了它。

當它又跪在你跟前，嬌媚地啼哭，

又仆倒在你身後，

親人似地牽住了你底衣角。

急得直跳起來，那躲在黑暗裏的

躲在假面具後面的血腥的魔王，

他相信皮鞭、相信陰森的地窖，

相信瘋狂的迫害可以給自己

挽救失敗的命運，失敗的陰謀。

但任憑是，那在高空裏抖盪着的絞索，

還是曠野中、荒塚旁邊的深坑——

縱使臨到這最後的一刻：

『說：你願意死，還是想活！』

你依舊抬起頭、用明明的聲音，

在那陰慘的深夜、從沒頂的深坑

仰望着滿天密佈的星光，回答它：

『怕死的，是你；不是千千萬萬的我們！』

你站立在黑暗的邊緣，守望着

黎明底誕生，任一切磨難都不能

動搖你，奪去了你底意志，你底愛，

教你遺棄了自己底信仰，

交獻出映現在心裏的光明！

果真這樣？你將是忠貞不渝的愛人

，信守着愛底盟誓，在妖魔底包圍裏，

你將是勇敢無畏的戰士

，堅持戰鬥到最後一息

，爲着一串無窮美麗的明天？

永遠活，在我們心頭的人，

那爲你受難夭亡的生命

，我們感到了沉重的悲痛！

維納絲哭泣的是你那秀美的骸體：

一朵嬌嫩的鮮花她還不曾採摘；
我們悲悼的是你純潔的靈魂：

一株還未茁壯的種苗要給人間
帶來幸福的花果和濃密的綠蔭。

一九四九年十月、廈門解放後數天，
追悼殉難於解放前夕的烈士們。

「考證」和探索

關於原詩底版本——寫作年份——獻詞——故事來源——阿童妮
這一神話底意義——維納絲底傳說——試論維納絲與阿童妮：關
於它內涵的時代精神——和它底光輝的寫實的技巧。

維納絲與阿童妮是在一五九三年四月十八日由倫敦 Richard Field 書坊登
記進「書業公所」^①，隨即出版。離詩集登記只差五天，莎氏就踏上二十九歲
的人生底途徑了。這時候，這個七年前從鄉間投身到倫敦戲劇界來的小伙子，
憑他底熱情和才幹，已不再在院子裏打些雜差，或者是躲在幕後通知伶人出

① 書業公所 (Stationer's Hall and Company) 初設於十六世紀中葉，為出版商保護版權
的組織；但書籍例須經教會所委任的牧師審查合格後，才能送交它那里登記出版。

場；也不僅是頂替一個角色、偶而到台前來露個臉，讓人賞識了他底演技；或者是趕着需要、臨時改編一個舊脚本，因此多少獲得了一點寫作上的必要的知識——這時候，在這全國人民爲新興的商業資本帶來的繁榮景象所鼓舞着的時代裏，他已經給自己開拓了一條終生事業的道路了，天才底光芒已經在他第一個創作愛底徒勞（一五九一？）、這諷刺喜劇裏照耀着了；他底最初的幾個劇本（亨利第六等）已經得到演出，受到廣大的歡迎了。他站在新舊交替的時代邊緣，發掘歷來的民間傳說，透視當時社會底形相；從人心深處，他汲取淚珠與笑聲，揉和成突出的、更符合於現實的悲喜劇；他那深刻的觀察、浪漫的熱情所構成的可歌可泣的主題——慾念與命運的糾纏，強大的個體與朽老的社會的衝突……正澎湃起伏地湧現在他底腦海裏，等待傾瀉，等待結晶。然而，這時候，在側目而視的文壇前輩底心眼裏，這個嶄露頭角的、伶人出身的青年劇作家還只能算是一頭混到鴿子隊伍裏來的烏鴉而已^①。

在那時候，作爲新興的民衆娛樂場所的劇院，它底構造還非常簡陋，而爲這些露天的、甚至是在大院子裏搭成的劇場而寫的劇本，在文藝女神底領域

內，地位決不如詩歌那樣來得高雅；長詩維納絲與阿童妮在這當兒出版，就雄辯地證明了作者底才華，給予無情的譏誚者一個莊嚴的答覆。在詩集前面，莎士氏引用了羅馬詩人屋維特（Ovid）底這兩行詩句：

讓虛浮的頭腦去崇拜那淺薄的東西，
太陽神引領我到繆司女神們底泉邊。

從那堅定的、毫不妥協的口氣看來，這時候，莎士氏已經覺識到自己所日益緊密地掌握着的那一股力量了，已經向未來預期着應有的成就和勝利了。

⊙ 一五九二年秋天，著名的劇作家葛琳（R. Greene）死了，臨死的時候，他寫了一個小冊子，叫做千萬悔換來了一頂點兒悟識（Greats-worth of witte, brought with a million of Repentence）。在篇後，這創橋出身的文士以自己潦倒不堪的境，公開警告三個同行的劇作家，要他們提防那改編他人劇本的演員，尤其是某一頭「借我們底羽毛來給自己裝飾的」「出風頭的烏鴉」（an upstart crow），他並且用一個跟「莎士比亞」相近似的雙關語，和模倣亨利第六中的一句劇詞而寫成的「老虎底心，包着一張演員底皮」，來點穿他指的是哪一個。在莎士比亞早期文獻不足的傳記中，葛琳底臨終的諷語，給提供了一個可貴的資料。

這一篇像朝霞般鮮艷燦爛的長詩，就是莎士比亞一生龐偉宏豐的創作中第一個正式刊印的集子。

有人認為這個詩集子不僅最早刊印，而且還是詩人最早的一部創作都難說——莎氏在詩篇前面的獻詞上，把它稱作了「我底文思底頭胎兒」。又有些學者，看到這篇長詩底故事展開在一片大自然底景色裏，滲透着濃郁的田野氣息，更願意想像當我們底詩人從愛望河（Avon）畔的故鄉一路趕奔到倫敦來時，他底口袋裏已經塞着這一卷詩稿了——至少，這篇長詩不會在莎氏離開大自然底懷抱太久之後才寫下的，他一定乘着對於田野底風光記憶猶新的當兒就完成這詩的吧。給莎士比亞寫評傳的史米吞氏（O. Smeaton）就遷就了這種說法，根據一五九三年詩集登記出版，和一五八七年詩人離鄉赴京這兩個年份，作了這樣圓滿穩妥、可是並無着實的結論，他說道：『要是對於日期不太武斷的話，我們該說這篇詩寫作在一五八七與一五九二年之間的什麼時候。』